

大湖彼岸

〔印〕 吉尔辛·南达 著

孙 瑞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
本书根据印度新德里
嘉则尔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印地文版本译出

大 湖 彼 岸

〔印〕古尔辛·南达 著

孙 瑞 译

责任编辑：康曼敏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2,000 印张：6.25 印数：1—36,500

统一书号：10109·1584 定价：0.55 元

年轻富有的画家斯米尔爱上了美丽善良的山村盲女妮萝，他冲破家庭阻力，帮助姑娘重睹光明。爱情之花要开了，姑娘却悄然离去，为了斯米尔家庭的声誉，她埋下纯真深沉的爱情。

美好的心灵换来了幸福的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BAR 46/402

封面设计：许康铭



统一书号, 10100·1584

定 价： 0.58 元



—

天 刚蒙蒙亮就刮起了凛冽的寒风。茅屋里的谢鲁刚想探身关窗，却被眼前异常的景象吓怔住了。对面一直关了七年的那座深宅大院的大门敞开着。他感到十分惊诧，急忙披上围巾走出房门，径直来到宅院大门口。当他拖着缓慢的步伐，拾级而上，走到被称作‘清风阁’的那层楼时，见门也大开着，他惊呆了。他屏住呼吸朝里面窥视，见一个陌生人伫立在后窗旁，向窗外的一泓湖水眺望。这泓湖水曾给这座宅院增添过不少美色。

这个中年的陌生人，口里衔着烟斗，不时喷着烟圈。烟斗的缕缕青烟飘向窗外消失在蒙蒙昏暗之中。谢鲁本能地用手摸了摸佩在腰间的短剑，目不转睛地瞪着这位陌生

人。陌生人一身英国装束。谢鲁心想：“他是谁呢？谁会这时到这里来呢？”

“你在想什么啊？谢鲁！”陌生人站在原地头也不回地問。

从陌生人的口里听到自己的名字，谢鲁惊恐得几乎跳了起来，他急促地问：

“你是谁？”

陌生人转过身来。当谢鲁的目光落在陌生人的脸上时，便惊呼：

“主人，是您啊！”

“是我。”陌生人说，“谢鲁，怎么这么快把主人都忘了？”

“没有，主人。”谢鲁忙答道，“已经六、七年没见您了，现在突然见到您……”

“认不出来了，是吗……”

“是的，主人！”谢鲁谦卑地说，“看上去您变多了。”

“是呀，谢鲁。生活要是不变样，不就总停留在一个地方了吗？哪能象这湖水那样，多少年来无声无息地悠闲地躺在这群山环抱之中，昏昏沉沉地睡着，永不醒来呢？……”说完他便再也不作声了。他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便又继续吸他的烟斗。

对主人这些诗一般哲理性的语言，谢鲁感到摸不着头脑，只得换了个话题。

“主人，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谢鲁问道。

“昨天夜里。”

“要是您事先通知我一声，那么……”

“你正睡得香甜，把你叫醒不合适。”

“这是您的权利，主人。”谢鲁微微地低下头说，“拿着您的工钱，不就是为了替您效劳嘛！”

“我不愿为了自己，深更半夜打扰别人。”

谢鲁抬起头，看到主人唇边浮起一丝笑意，但转瞬就消失了。

“老夫人她好吗？”谢鲁问道。

“她很想来看看自己的庄园……”说完，他在房里踱起了步子，把已经熄灭的烟斗又重新燃点起来。

谢鲁领会到隐藏在主人内心深处的痛苦。他想默默地退下，可主人的声音使他复又停了下来。

“到哪儿去？”

“到市场去……去给您准备早饭……”

“不用了，谢鲁。这里使人感到太窒息了，怎么能再住下去呢……”

谢鲁朝主人望了望，嘴唇微微翕动着，想说什么。见谢鲁欲言又止的样子，主人便走近谢鲁问：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主人，……人们都在议论这座庄园要……”

“他们没说错。”主人说，“我们已经决定把它卖掉了。”

“主人，可别这么想。”谢鲁忙不迭地说，“祖宗留下

来的家业，才有这个家族的名望，……要是卖掉了……”

“卖掉了又怎么样？”

“那……那……”

“没什么，谢鲁！世界上的暴风骤雨不知使多少往事的回忆，多少美丽的庄园，多少名门望族，多少历史古迹毁于一旦。其实人世间的沧桑也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住……你看多少显赫权势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

“您可别这么说，主人……一切事物都是会消失的。可生活就是靠这些回忆才得以维持的……只有见到它，才能引起对往事的回想。……”

“谢鲁！”主人的声音，几乎象是吼叫。谢鲁心惊胆战急忙把头低下。主人快步向门外走去。

谢鲁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来到窗前。窗外一片灰暗，他仿佛觉得主人就生活在这灰暗的气氛当中。好象坠落在这不见阳光的灰暗山谷里，不能自拔。

整整过了七个年头，斯米尔今天又回到这歌肯峡谷。不出他所料，七年来，这里什么也没变样。弥漫着濛濛雾霭的群山，幽静无人的山路，静静的湖水，蜿蜒曲折的通向远处的小径历历在目，景色依旧。

斯米尔穿过灰色的雾霭朝湖边走去。这个地方跟他对往事的回忆紧紧地连在一起。直到现在他仿佛还感到，这峡谷的女皇仍然端坐湖边唱着歌儿，回声在整个峡谷荡漾。一种奇异的力量吸引他向湖边走来。

早晨的阳光，一经触到湖面，灰白色的雾霭顿时在大气中消失。随着雾霭的消失，歌声也跟着停了下来。四周又变得一片沉寂。沐浴在晨曦中的几棵高大的柏树，挺拔肃立。树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中晶莹发亮。面前一块硕大的黛青色的岩石一直延伸到湖水里。湖水拍打着岩石，溅起浪花。斯米尔伫立在湖边，直愣愣地瞧着这块石头。虽然饱经沧桑，可它仍然巍然屹立，经受着湖水的冲击。往事萦绕心头。他记起，他第一次在这块岩石边见到峡谷女皇坐在这里的情景，内心一阵悸动。他紧闭上双眼，脑袋好象要炸裂开来，心仿佛被谁捏在手里。斯米尔忙用双手遮住脸，转过头去。

就在此刻，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回响。好象谁把一块石子抛进平静的湖水。与此同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笑声震撼着斯米尔的心。他惊恐地朝岩石上望去，见端坐在上面的正是妮萝。她象往常一样，正把一块块小面团投向湖里喂鱼，自寻快乐。当鱼儿争相抢食面团、欢腾跳跃时，宛若有人在平静的湖面上抛洒碎银。

斯米尔移步来到岩石旁，正想把手伸向妮萝，眼前的景象不见了。原来这是由于思念妮萝而产生的一瞬即逝的幻觉。他不想破坏它，不想破坏这由思念织成的美丽的梦。他多么想返回这梦的天堂。桩桩往事在他的脑海里复又叠印出一幕幕跳动的画面。他仿佛觉得这七年并没过去。此时此刻，他仍然在这景色绮丽的峡谷里，就在这波光潋滟的大湖岸边，支起画架，把大自然的彩虹般的色彩往画布上

尽情涂抹。

一阵悦耳的笑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在野草丛中的一块黛青色巨石上坐着一位天真美丽的山村姑娘。她正喂鱼为戏。斯米尔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姑娘，然后离开画架，朝姑娘走去。姑娘把雪白柔细的两条腿耷拉在湖水里，小腿在阳光下闪着白银似的亮光。她显得那样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斯米尔木呆呆地望着这朵芳香四溢的山花出神。仿佛造物主就安排她降生在这地方，好不为人所觊觎。

听到斯米尔的脚步声，姑娘蓦地一惊，忙转过头问：

“谁？”

“我，一个陌生人。”斯米尔应声回答。

“到这里来干什么？”姑娘急忙把腿从水中拔出，用长裙遮掩着问。

“看鱼儿在水中嬉戏啊。”斯米尔笑吟吟地答着。

姑娘默默地避开斯米尔的目光。斯米尔察觉出，因为他在这场，姑娘脸上活泼欢快的表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能答应为我做一件事吗？”斯米尔打破沉寂问。

“什么事？”

“你跟刚才一样，向湖里投撒鱼饵，我想画下这一刹那的情景。”

“什么意思？”

“我是画家，我想画出……”

“你要画我？”

“嗯。”

“画我有啥用？”说完，她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放在人们面前，放在画展上，让人们也知道……造物主在荒郊丛林里也种植出这么绚丽娇艳的花。”听了这些话，姑娘羞得两颊绯红。斯米尔此刻真想俯身来吻她由于羞涩而低垂的长长的睫毛，品尝这杯想象中的醇酒佳酿。他惊异地发觉这块从未开垦的青春园地会对他有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怎么样？让我来给你画一幅肖像画。”斯米尔的话还没说完，姑娘便格格地笑起来。她望着脚下的土地说：

“在我一生当中，有人有求于我，这还是第一次。怎么好拒绝呢？”

斯米尔乐得心花怒放。他赶紧跑去把画架、油彩等画具一古脑地搬过来。他走到姑娘面前，让她摆出一种特别的姿势坐在岩石上面，然后斯米尔沉思片刻，从林中摘下一朵野玫瑰插在姑娘的发髻上。当他插放花朵时，他的手颤抖起来，而姑娘显得那样拘谨。斯米尔让姑娘照原先的样子，把小面团投向湖里。他急忙将这动人的场景纳入画布。不知怎的，今天他的手指在画布上挥洒自如。他仿佛觉得，他是在创作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佳作。为了使姑娘不感到厌烦，斯米尔边画边跟姑娘聊天。

“你叫什么名字？”

“妮萝。”

“住在哪儿？”

“湖对岸的村子里……”

“这么远，你一个人来的？”

“是的，先生！”她说，“当早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时，整个峡谷都被它照亮，四周洒满金色的霞光。这时，一种魔力便把我引向这里。”

“真的？”

“是真的，大自然的光辉吸引着我。”

“你，一个人住在那里？”

“不，先生，……妈，爸……还有……”

“还有谁？”

“还有邻居。”

“噢！……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呀？”

“我父亲饲养了两匹马。……在远处雪山顶上，那儿不是有座湿婆神^①庙吗？……”

“是的……”斯米尔漫不经心地朝雪山顶上望了一眼。

“父亲就是拉脚去那里……”

“噢！我懂了。”斯米尔说完，便又熟练地挥动起画笔。此刻，他跟妮萝已象是多年的老朋友谈得很投机了。

斯米尔突然停下笔。妮萝忙问：

“怎么了？是我的话不中听？”

“不，不是。”斯米尔赶忙回答。

“那为什么停了下来？”

① 湿婆神——印度教大神之一。

——译者注。

“噢，我有些走神……”

“为什么？”

“你的美丽使我……”

听了斯米尔的话，妮萝沉思片刻后问：

“我的像画完了吗？”

“还没有，只画了一半。”

“那明天接着画吧……天太晚了，我要回家了。”

“不，妮萝，再等等……要是画不完，可能就画不成了。”

“为什么？”

“画是能一次次地画，可画中人的生命却只能一次注入画中的……”

妮萝羞怯地低垂下头，望着湖中的游鱼。斯米尔又敏捷地挥动起手中的画笔。妮萝不喜欢这样沉默不语。她不懂，为什么她对这位陌生人这么富有吸引力。她愿意斯米尔跟她喋喋不休。

“您还没告诉我，您叫什么呢？……”妮萝打破沉默问。

“斯米尔……斯米尔·罗伊。”

“住在哪儿？”

“寻求美……在哪里找到它，就把它纳入我的画面。”

斯米尔以深沉的目光，审视着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然后，转过身望了望妮萝那双焦灼不安的眼睛。这双眼睛是多么渴望看到自己主人的肖像啊！

“画好了，拿去吧！……”斯米尔最后涂抹了几笔，走到妮萝身旁，把画像递给她。

妮萝回过头，以冷漠的目光望着斯米尔手上的画。斯米尔莞尔而笑说：

“妮萝，怕是到现在，你只是在镜子里见过自己吧！……今天，你在画里看看自己……你是多么美丽。”

“真的吗？画在哪里？”

“这不是吗？……就在你的面前。……”

妮萝双手接过画来，仔细地打量着。这时斯米尔才感到从妮萝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失望的神情。妮萝的手在哆嗦着，嘴唇也在颤抖。画从她的手中散落到地上。她失声尖叫：

“不，先生……不……”

“怎么了，妮萝？”斯米尔不安地问。

“我看不见它……”

斯米尔俯身捡起画来，诧异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

“我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

“不！……”斯米尔失声叫了起来，然后仔细地看了看这双确实有些木呆的美丽的眸子。他不能不承认面前的事实。

妮萝转过身去，斯米尔忐忑不安地走到她面前：

“不，不，妮萝！你在撒谎，你不瞎……上帝不会跟这么善良、纯朴的好姑娘开这么可怕的玩笑！”

“是真的，先生……我什么也看不见……”

“然而，你刚才不还谈到这儿美丽的峡谷、金色的阳光、湖里嬉水的游鱼吗？……”

“那是我心灵上的眼睛看到的。它什么都看得见……您知道吗？当您问我，能不能给我画张像时，我心里看到了什么吗？……”

“什么？”

“看见您是城里人，是个好心肠的人……所以我才没有拒绝您。”

斯米尔从妮萝的话里听得出她内心的隐痛。斯米尔感到万分不安。他的心在为这个可怜善良的姑娘鸣不平。然而，他有什么义务来分担这个陌生姑娘的痛苦呢？这时，妮萝已转身走上一条羊肠小径。斯米尔透过松林望着她的背影。即使他想走上前拦住她，也是拦不住的。当妮萝在远处的小路上消失时，斯米尔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拭去沾湿了眼角的泪水。他默默地站立良久，陷入了沉思。上帝是多么冷酷啊，曾把一切给了她，又从她那里夺走了一切。猛然，从斯米尔心底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不由自主地也把脚步移向那条羊肠小径。没走多远，他发现落在地上的那朵他曾给妮萝戴过的鲜花。他俯身拾起，仰望天空飘浮不定的云朵……他把鲜花放在唇边，妮萝单纯质朴的面庞又映入他的眼帘。

二

斯米尔在外面呆了一整天，一直到天黑，才回到家里。他内心感到一种奇特的欣喜。自从画了这幅肖像画之后，他的焦急和烦恼不知沉没在头脑的哪个阴暗的角落里去了。如果说在梦幻中还留下什么人的影子的话，那就只有妮萝了。谁知道这张天真、单纯的面孔是怎么闯进斯米尔的灵感之中的。他迈过大门径直上楼。这时，耳边突然响起某种声响，他停了下来，环顾左右，见一个姑娘坐在炉边烤火。姑娘听见斯米尔的脚步声，吃惊地转过身来。

“朱格娜！”斯米尔脱口而出。

朱格娜喜形于色，离开椅子，急忙上前迎接斯米尔。

“你什么时候来的，朱格娜？”斯米尔问。